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马丽萍, 桂 皎

(云南民族大学 马列部,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情况显示, 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 都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等比较抽象的层面和民族工作原则方面显现出有着高度的认同, 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 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状态。目前, 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 应不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 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关键词: 国家认同; 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4)01-0019-05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04

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 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和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既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 也是国家统一稳定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也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以此为基础, 不断增强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对于巩固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感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模式认知、人们的感情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复杂的因素。与此同时, 边疆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历史演进中, 形成了同全国其他各民族共处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国家之于国内各民族的意义, 周平教授形象地指出“国家是一个能够维护各民族利益、能够为共处于其中的民族群体遮风挡雨的政治屋顶。”^① 每个民族在发

展进程中, 都需要一个“政治屋顶”来保障民族利益, 而国家则相应地承担着维护民族利益的责任。在这样一个政治屋顶庇护之下, 边疆少数民族也就逐渐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对自己与国家共同体同一性关系的确认, 表现为: 在心理上, 具有国家归属感、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如宣称“我是中国人”,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在行动上, 能够效忠于国家, 服从国家的需要, 维护国家利益。

相对于民族认同的与生俱来、不可选择性而言, 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却是可以选择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非主体民族来说。因为, 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 就非主体民族而言, 则是在归属这个国家之后逐渐形成和强化的。因此, 对于不同民族的人们来说, 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是与生俱来、不可选择的, 而对于国家的认同却不一定不可选择的, 它可以被强化, 也可以被弱化, 甚至产生背离和对抗。也就是说, 国家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心理状态, 并非恒定不变。在少数民族的国家

【作者简介】马丽萍, 云南民族大学马列部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认同与建设研究——以云南为例”(项目编号: 11BKS073) 阶段成果。

① 周平 《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认同发展变化中,如果国家认同下降到一定程度,国家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就会形成国家认同危机,并有可能危及国家统一。前东欧各国的剧变、前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原有民族共同体不再被各民族所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使得前东欧各国、前苏联在世界历史上成为了过去时。就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促进各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反之,“社会将分散成不同的无法整合的整体,无论是宗教、族群,还是利益集团、地缘组织等,都可能构成对国家的伤害,其后果将不仅是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秩序的崩溃”^①。因而,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各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基石,是多民族国家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

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云南是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状况是怎样的?2012年2月课题组对玉溪市峨山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以及勐海县的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座谈、访谈调查。^②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在国家认同上,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当被问及类似“是否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当国家危难时,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哪个民族都有责任共赴国难”、“是否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而感到骄傲”等问题时,回答都是高度肯定的。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给予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度的重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政治上,为了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数民族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民族识别,以及废除对某些少数民族带有歧视和侮辱性质的民族称谓和地名,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也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经济上,派出工作组和技术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传授耕作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与此同时,派出医务人员帮助少数民族群众防病治病。新中国建立以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一直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云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受压迫、受奴役、毫无尊严的状态,成为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至今,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家里还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十大元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这是一种对国家、对国家政治体系最直接、最朴实的认同的表达。

位于中缅边境的打洛镇曼山村委会是一个拥有690户人家、3000多人,以布朗族为主,包括傣族、哈尼族的少数民族寨子。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种植橡胶、西瓜、香蕉。由于国际橡胶价格的不断走高,橡胶经济成为目前西双版纳各民族致富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曼山村支书岩三柄(布朗族)给我们作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全村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有2-3户,一般的人家年收入也在20-30万元。在交谈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自豪。他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寨子发展了、富裕了,家家户户盖新房、买小车、外出旅游。在全村10多户涉外婚姻家庭中,全部是上门的和嫁过来的,并且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他表示:我们还要扩大发展,扩大跨国发展。对面(指缅甸)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2009年我们已经在对面开展了橡胶、香蕉和西瓜种植,还要扩大。国家自豪感、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在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认同上,都有很高或较高的认同度。当被问及类似“是否关心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否关心每年的‘两会’”、“是否关心党

^① 关凯 《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02页。

^② 玉溪市峨山县地处滇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2.8%。全县下辖五镇三乡。课题组调研了小街兴旺村委会、棚租村委会和岔河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滇南边疆,与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966.3公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77.33%。全州辖一市两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课题组调研了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小昆罕村民小组、基诺山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勐罕镇曼听村委会以及位于其中的“西双版纳傣族风情园”,勐海县打洛镇曼山村委会。

的民族政策”时,绝大多数村民表示关心;当被问及“是否享受到教育、医疗、低保等惠民政策”时,所有被访者都表示享受到了,而且现在已经实现了电视村村通,电视已经成为村民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学习农业技术、休闲娱乐不可或缺的窗口。调研发现,无论内地山区、坝区的少数民族还是边境山区、坝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对党的领导、党的民族政策就会表现出强烈支持、拥护的情感,而经济发展滞后的,支持、拥护的情感程度就相对较弱。

在“西双版纳傣族风情园”经营农家乐的岩约,是少量几户最早到昆明接受培训经营傣族园农家乐中的一户。2001年开始经营,2003年就盖了新房。由于经营有道,岩约的农家乐逐渐有了名气。2006年,岩约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岩约的农家乐还有了自己的网页、网址,不仅可以电话预定,还实现了网上预定。类似的情况在“傣族风情园”不是少数。对于今天傣家生活的巨大变化,岩约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穷,在泰国的亲朋来了都说怎么这么穷。现在,泰国亲戚来了都惊叹:比我们还富了。党的领导好,党的政策好呀。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们:2007年老婆入了党。他对老婆说“你先去,我后去,还是跟共产党好”,2009年他也入了党。诙谐的语言表达出了对党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

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小昆罕村民小组是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布朗族特困村。由于处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茶叶以及南瓜、西瓜、包谷等短期经济作物,村子里各家各户养猪、养鸡等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村长给乡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在全村发展生猪养殖,未果。据村长估算,各户全年的收入一般只有1万多元一点。在这样的贫困村,村民们依然积极、乐观。

在对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认同上,不同地区则表现出了认同程度的差异。打洛镇曼山村委会的村民们对村支部、村委会的干部就有着很高的认同度。支书岩三柄是退伍军人,自1984年被任命为支部书记,首先促使村委会所辖的11个村民小组全部陆续由山区搬迁到公路沿线^①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及环境。与此同时,带头开荒

种植橡胶,学习西瓜种植技术,引进香蕉规模种植。为了让村民体会种植橡胶的好处,他把自己开荒种植的橡胶无偿送给村民。发展起来后,又开始着手改变各村各寨的脏、乱、差。现今,村村寨寨修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盖起了整洁的猪圈、厕所,都用上了自来水和太阳能。

在曼山村,村“两委”对村民实行民主管理,严格做到村务财务三公开、一事一议。支书“干部要清白,从自己做起”的话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子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开展的有声有色。全村范围内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包括“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科技教育”等十项内容的“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进行无毒村、无赌村建设,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最有特色的就是村村寨寨跳、唱布朗歌舞。2007年,“布朗族弹唱”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布朗歌舞不仅承载着布朗族的自豪,也凝聚着布朗族的人心和精神。曼山村也成为无毒村、无赌村。

富裕起来后,曼山村“两委”多次组织村民自费到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深圳、珠海、昆明等地旅游。村民眼界大开,感受颇深,观念有了很大变化,村“两委”也有了更高的威信、更强的凝聚力。现今的曼山村已经发展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岩三柄支书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受到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实践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上,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少数民族却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当被问及是否参加过选举时,很多村民表示参加过。但是当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参加选举、参加选举意味着什么时,绝大多数村民选择沉默,而且自觉参与能力不够,参与热情不高。这种现象反映出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综上所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对国家、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比较抽象的层面显现出高度认同,在对党的民族方针政策、民族工作原则方面也表现出高度认同和认同,在对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则存在着很大差

^① 上世纪60年代末,为改善布朗、哈尼等山区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由政府主导动员布朗、哈尼等少数民族由山区搬迁至坝区。但村民们习惯于山区的生活,对于搬迁一开始很抵触。

异。而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

三、巩固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路径

在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及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如前所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并非恒定不变。在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发展变化中,既有可能出现增强的趋势,也有可能出现弱化甚至背离的倾向。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诉求和实现,人们对一定国家及政治体系的认同,是基于它能够带来的基本利益。政治体系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利益的整合、协调而展开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首先,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解决好事关少数民族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民生问题,逐步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缩小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并通过政策合理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逐步强化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利益依存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状况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认同资源。不同的利益诉求,首要的是经济利益的诉求,反映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与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紧密相关。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则突出表现为与民族分布地理格局相关的经济发展差距。边疆民族地区大多是山区、半山区,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交通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呈现出整体性贫困状态。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成为民族发展差异的特殊形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发展基础造成的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依然是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发展的掣肘,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即使在相同民族地区的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经济上的差距极易造成少数民族的心理不平衡,不利于民族团结。与此同时,对各个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调整,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利益的依存关系,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中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结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定社会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只有在社会形成稳固的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则促进稳固的政治认同的形成,而稳固的政治认同则进一步推进高水平的国家认同的实现和巩固。意识形态具有对社会成员在政治理想信念、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引领、教化的功能,是影响和促成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价值观认同的观念基础和精神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①。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要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有归属感、认同感,形成牢固的国家认同。

在民族性的诸多要素中,文化性是最重要最稳定的要素。文化性使散居各地的民族依然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和心理上的一体感。民族的认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将长期存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也将长期存在,等等。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须避免“一刀切”,必须结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际,充分挖掘、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真正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① 秋石《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求是》2010年第16期。

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再次,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 逐步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方针政策、民族关系指向、民族工作原则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治体系及其运作。这种民族政治体系对保证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当家作主, 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 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转型, 当前民族政治体系无论是体系本身, 还是体系的实践运作都表现出了严重的滞后问题。^① 因此, 应及时调整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制度、民族方针政策、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形式, 以满足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满足少数民族成员权益诉求的需要。

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通过接触和学习某种政治文化, 培养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态度等)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②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指少数民族成员学习、接受和内化政治文化并形成政治个性、政治人格和牢固的国家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意识或公民意识, 从而强化和提升国家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目前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成员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强, 政治实践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强, 政治行为冷漠, 政治热情不高, 被动参与、虚假参与、贿赂参与、替代参与, 等等, 是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及巩固和提升, 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实现的。因此, 只有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水平, 增强和拓展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的政治实践, 才能巩固和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最后, 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 不断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自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少数民族干部, 是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也是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的骨干力量。基层党组织则是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最直接的形象代表, 其作用的发挥,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评价和认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 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了新的定位, 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是: 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 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当前,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 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 直接影响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 影响着党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 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 不断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对于巩固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政治认同, 具有决定性意义。

National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 Study of Some Villages in Yuxi and Xishuangbanna of Yunnan Province

MA Li - ping & GUI Jiao

(Department of Marxism Studies ,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Kunming 650031 ,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 - ethnic country with complex ethnic compositions. The stable national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our national stability ,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some minority villages in Yuxi and Xishuangbanna and it concludes that all the minority groups have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CPC's leadership , the socialist system , our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Politically ,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at the grass - roots organizations. Thus ,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minority borderland; minority group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高永久, 陈纪 《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国家转向》, 《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00页。